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范鍾

魯齋集卷五

宋 王柏 撰

序

書疑序

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柰何伏生之口授蝌蚪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奥疏瀹其湮塞

而貫通之縷析其錯揉而紬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縢名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圈西補葢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善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

解者否曰亦無可闕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諭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聱牙訛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令已甚於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令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闢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覈歲月先後之審定

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闕文之難朱子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絶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遽豁然於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予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綴傅會屈曲將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為觀書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為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

秦火既熖後世不得見先王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困於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間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寧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可改伏氏之言豈亦不可正予糾

其繆而刋其賸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已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況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譏議喧豗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畧也惟錯簡繁多極問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强通者仍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詳也元體茍正則訓詁不待貫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

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採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刋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雅歌序

古之詩猶今之歌曲也但雅頌作於公卿大夫用於朝會燕享用於宗廟祭祀非庶人所敢僭惟周南召南通上下而用之被之於管絃之中以約其情性之正以範

其風俗之美此王化之所由基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其餘國風雜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以述其閭巷風土之情善惡紛揉而聖人亦存之以為世戒非皆取之以為吟咏之當然讀之者悚然知所羞惡則聖人之功用遠矣正不必句句紬繹而字字精研求其美者玩味誦咏之可也若以為聖人既删之後列之經籍而皆不可廢則又何以謂之鄭聲淫而放絶之乎今考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其

溱洧之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雖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意若槩之後世怨月恨花殢紅偎翠之語艷麗放浪迷痼沈溺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予嘗謂鄭衛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後世之樂府又鄭衛之罪人也凡今詞家所稱膾炙人口者則皆導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於目乎然三百篇之音調已亡雖鹿鳴而下諸篇腔律具于儀禮集傳又非樂工之所能通識觀其章疊句整氣韻和平而淵永深穆之意乃在於一唱

三嘆之表孰能審其音以轉移其氣質涵泳於義理哉至於習俗之歌謡辭俚而韻窒又無足取所以學士大夫尚從事於後世之詞調者既可倚之於弦索泛之於唇指究轉縈紆於喉舌之間憂憤疏暢思致流動猶有可以興起人心故也間因暇日有傳寇忠愍陽關之作而子朱子為之感慨題賛其意深矣因併及佗作可以麗於此者不間古今類為雅歌若干卷而竊有取於放鄭聲之遺意云

先世遺蹟序

某幼罹艱棘學蕪行荒慶源寖寖乎將堙先德垂垂乎就泯天開一覺豁然四顧茫無根蔕藉朋友之力粗知學問之正塗回首家庭之文獻已流落幾於盡矣既而自慰曰與其守先世之遺書不若得先世之遺志雖然伯魯之簡已失叔敖之孤徒存令不考諸遺書何以繼其遺志幸保手澤數紙晚遂裝整列其目於魯齋清風錄之首使觀者知不肖孤不能自强終無以續先世之

遺音將抱恨於九原猶可以爲後人之鑒云某拜手敬序

送曹西淑序

僕聞聖人著明明德之教於後世曰大學其書有治國平天下之道於終篇曰絜矩後世不循其本而遂以治國平天下自任國且未治而天下得其平者尤鮮葢絜矩之道未易明也絜矩者所以處天下以方正均一也三代而下所甚急者富國强兵而已富國强兵必以理

財爲本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朱子曰國富則民貧兵强則民病今民已貧且病也而國未嘗富兵未嘗强何哉夫財者天下公共之物也積於左而右必困聚於右而左必虚前後上下皆然今乃上不積於國下不積於民必有所偏聚者矣僕於是知絜矩之道爲甚精密也故著孟獻子之言爲公卿大夫之法且極言聚斂之臣其罪踰於盜臣其斥之也可謂深切矣自貢助徹之制壞而租庸調之法立庶

邦惟正之供者止此它皆非立法也今勢家巨室以不輸王賦爲能相習成風而有司惟困弱小户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所愬告驅而爲盜賊而後已咸淳辛未寶謨宗卿曹公分符寶婺下車之初悼帑藏之赤立恨勾稽之久廢不得已借鈔於勢家巨室以攷其虧盈此救時之權也葢一巨室勢家必兼百千萬小户之資督一大户可以寬百千萬小户之力庶幾乎絜矩之道財賦方輻輳而謗議紛然而遽止雖一時講行尚欠從容詳密

而初無重催抑納之訴又何尤焉既而百廢具舉時和歲豐民安其業且陰為水旱貴糴之備不止其數以求名人歌頌者不釋口獨於借鈔之事人不以為善吁可歎也吁亦不足嘆也可嘆者傷直道之難行不足嘆者吾知謗者之心矣上令以大農之長召公豈不以大農者國家財賦之淵藪正欲倚公經理之願公無以前事為鑑而自沮進而告于上退而告于元老理財無巧法止得天下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

卿大夫始是道也即絜矩之道也以義為利者也平天下無以易此僕誤辱眷遇之隆不能為祖餞之禮贈之以言古人所重敢以是告執事云

樓說之名字序

予外舅峴山先生樓公晚而得子愛如拱璧方生計哀落僑寓金華自任薪水之勞鞠其子兀坐於枯椽敗牖之下或勉其為農或勉其從釋先生愠形于色又有勉之以讀書習字者則亦俛而不答年幾弱冠乃謂予曰

冠而字周道也吾將與之冠而名且未命子盍為我謀之予謝不敢當曰命名父事也字則賓焉先生固請予未有以對頃之有日者過我試以此子之五行叩之其言曰澗下有水源幽而地寒將東其流而巨山限其前退而西就兑澤則得其所矣予心獨有感復命曰宜名此子為澤字以說之先生曰何義也曰山下有澤於卦為損此子生而家道替之象也水逆行非性之罪有山障其流回入於澤勢使之然也夫兑者說也陽剛居中

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正此至善之道也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益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此說之大者若夫汪洋演漾澄涵清泚上接洙泗之淵源下承伊洛之流派是澤之德也不然則同流合污濁斯濯足為澤之羞亦自取之也先生曰然得之矣因為之序

好生録序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之謂

仁故仁為心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莫大於愛親此本其所由生也其次則仁民而愛物此推其所並生也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者愛有等差如此自世教不脩人欲横流戕賊其天理本其所由生也既憒然而不知省又烏知其並生於天地之間者雖草木蟲魚之微亦不當無故而毀傷也故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以孟春之月犧牲不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之月

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君子達而在上立法定制品節禁戒其為教也順而易君子隠而在下著書立言開導勸止其為教也逆而難況愚夫愚婦冥頑蔽痼教化未易感刑罰未易艾不得不推天道福善禍淫之理多方以誘之開其不忍之端遏其稔惡忘返之念此令君好生録之所以編歟令君嘗宰金華律已甚嚴視民如傷百里旄倪愛之如父母忽浩然懐歸不可挽後四

年以此編見寄三復披玩作而嘆曰至哉令君之存心也先之以列聖之寶訓次之以賢哲之格言雖佛書道藏稗官野史無所不載分門合類善惡粲然吁其用力亦勤矣雖非先王化民之正法是乃仁術也識者當觀其心云

送王伯忠序

淳齋王伯忠調浙江征官兼惠民藥局戒行有期先數日訪别索予言為贈予謝不敏而徵之再三惟伯忠明

粹疏練處事暇裕不患不見知於當世區區之慮正恐珠光媚海玉彩揺山不能不返起愚夫之疑敢以韜晦涵養四字為涓埃之助而申其說昔先正樞相簽仕之初西山真公為作潛齋記其所以推潛之義殆無餘蘊大略亦韜晦涵養之意今登于文集刻于堅珉植于家塾樞相平生受用異時功名事業實基于此伯忠夙夜觀感服習亦既熟矣奚待予言每讀魯論至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直妄人也聖人之言寛大止曰

難乎有恒矣既不能常則其實可立而見豈能欺人徒自欺耳若夫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亦幾於詐而曾子以之稱顏子何也苟出於詐亦豈能有常而從事於此哉善乎朱子之言曰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予未嘗不爲之躍然有感葢人之美質難恃學問易畫惟知義理之無窮則學問自不能止此句地步甚闊根基甚厚工夫甚深有純亦不已氣象誠能如是又不止

於韜晦涵養而已今輦轂之下四方智愚賢不肖之所轇轕也是非曲直利害之所囂豗也貧富貴賤禍福之所變化也榮華之所馳騖習俗之所薰染威勢之所怵迫或壓於上而不得伸或忌於旁而不得釋或謗於後而不能自明或誘於前而不能自禁必至於悼忠改錯追巧苟媚者相迹而奔也有能不變於初不貳其守亦可以為難矣於斯時也不期於韜晦涵養而不容自已葢不韜晦則蹈危機而不知不涵養則鼓輕躁而不覺

然苟止於韜晦涵養則猶故吾也何有進乎惟能常存義理無窮之心而益求其所未至凡一事一物無易無難皆莫不為吾進德之助矣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此韜晦之方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此涵養之功也為己之學入仕之初立心當自此始伯忠亦然之否

啟蒙發揮後序

冲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

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
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闡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
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
至文王始繫之以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為
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為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
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
義理之奥而變占之用幾於隠後世不能㑹通而並觀
於是尚義理者淫於文辭尚變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

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羲畫而鉠於辭程子晚繹周經而鉠於象先後不二十年而從游非一日迺不相為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然各極其精微反若分傳而互足異哉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為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為占而發懼後學梏於見聞而未易信也又作啟蒙四章先開其祕而祛其惑首之以本圖書原卦畫示易之所由始也次之以明蓍策考變占示易之所以用也然亦各為一書而學者

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北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闡此義為甚晚年纂輯朱子之緒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自加一字而條理燦然羣疑盡釋至於引本義之彖辭參於變占之後使千百年離而未合者兩無遺恨真有得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深旨豈不為後人之大幸歟先生無恙時因約齋王史君請刊梓于盱江嘗命僕序其首僕固辭不敢承先生今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摩之大意於是忘其疏鹵述其畧于後云

會拜題名序

自後世宗法不立而尊尊之義親親之恩幾至於晦蝕泯滅而不存豈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如古人哉亦以觀感服習之未至此正父兄之責也吾宗自始祖至五世大宗嘗中斷矣又三世嘗以儒學顯于時矣於是推親睦宗族之道立爲序拜之禮每朔會于四大位上冢受胙亦然所以一人心定名分以培根本也扶持保守亦既有年諸長上欲立始廟而未得其所後因東軒虛曠

而卒成先志然猶有所未盡間嘗攷之禮經别子為始祖繼别為大宗注疏有二義一謂諸侯之庶子别為後世之始祖一謂始來在本國者今三府君自鳳林遷入城府固已合始來之義若以天子建德胙土言之尚書莊敏公胙土東陽郡侍講煥章公胙土金華丞相文定公胙土魯國皆得以為始祖也小四府君創業臨江子孫出仕亦得以附始來之義闔族建議請同享於三府君之廟所以共明命而厚人倫於親親尊尊之道庶幾乎

有所覲感服習垂裕無窮云咸淳己巳冬至奉安禮畢序拜謹述事始書于題名之首

記

䟽成定武蘭亭記

蘭亭脩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辯才尤秘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七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於昭陵而真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率更為逼

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舉歸流落于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歴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為别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宫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熈寧後薛師正父子别刋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天劖損一二筆為識行于世者往往别刋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倢同兒戲每竊哂之寳祐丙辰仲夏將晦内兄潘伯逺之子出乃父遺訓以

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黙成所寳蘭亭敘亦在其
中予且悲且愳質曰以承命久而玩之寳熈寧以前定
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剗五字尚可見也
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
中天而萬綿沈暉如祥鸞覽德而羣飛斂翼自可獨步
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俶擾士大夫宜
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
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

冲一跋徽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痞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脱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盛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翫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于后云銘曰

黙成典刑百年雲散伯遠治命授此珍玩定武故實諸
賢題賛獨步東南永式清鑒

淳化帖記

本朝儒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葢太宗皇帝
偃武修文一洗五季鋒鏑之腥以闡吾道伊洛之原天
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爲法帖十卷而藏之
鏤板于中禁每大臣登進二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
録云時禁中灾碑板被焚遂不復或云板今在但不賜

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為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鑒不明真偽莫察玉石雜揉遂為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彙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燦然在目使人擊節賞嘆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真法帖之難見絳帖銓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玉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紛紛各自夸張不特字體變動而摸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

州貢墨摸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李廷珪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為李莊簡舊藏此為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為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為閩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為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

蠹碑塵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真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絶出前四本手自裝蹏分為四冊永為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邂逅而得中原盛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況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躞中耶

靜觀堂記

子之宗人廬陵史君平生嗜易自號玩易老人晚於所居之西偏敞堂一區扁曰靜觀予時得從容於其間而思得其義葢易之道陰陽動靜兩端而已靜而觀萬物之理是靜涵乎動動而順萬物之情是動主乎靜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又曰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史君學有淵源講動靜之理熟矣觀

萬物之情精矣故出而試郡安吉也當嘉熙庚子歲以歉告禱雨盡其瘁齋其用廣其儲梳剔獄訟勤卹民隱凡可自盡者皆得於理之所當然惟此郡苗額悉隸上供歲仰和糴例責牙儈是時價日昂用日窘轉糴于大家亦理也豪猾訴于漕臺使者嚴止之告于朝廷都曹不恤也內有兵食之憂外有餓莩之責郡復可為乎於是再乞祠三自劾而歸矣動靜者進退之機也進退審則動靜之見定可以無愧淳祐乙巳再守建昌未兩月

盜發廣昌之管下搕頑民蟠据山谷家植戈矛平時擅私販之利生長于冦畧為患且久矣一旦因憲司保伍之令太嚴激其嘯呼勢漸猖獗侯亟作運調為捕招並行之計糾合諸寨請兵諸司款賊謀散徒黨結内應利器械峙糗糧應變轇轕疾如風雨卒能平盪八千之凶孽無延蔓之禍見于諸公之言者尤可證也有曰侯謂彼衆我寡法當款之計以取之使之不敢遠離巢穴吾事濟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運籌策張

聲勢倡隅總設招誘解脇黨郡賴安堵皆由深沈果斷應接得宜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聞比歲漳浦之盜乎此其徒也譬之養疽不潰決不止俟能款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醞釀之禍根於旬月間四境無相煽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不過招與捕二說招所以捕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泥己丑之失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捕不足以相病故也其後鄭公逢辰之奏尤為慷慨皆未足以得俟之心蓋其靜觀

乎世道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羣動之表應倉卒而不懾者此也至於廬陵之功尤爲敏捷始兵鈐挾驕卒劫制郡將一日號呶侯叱之氣讋而退鈐乃容申諸司謂卒爲亂卒知之不平碎其車益罵辱之侯聞于朝逐去卒憤平而懼生慮憲司之追捕始謀作亂閤郡惴惴一日刻期縱火伺者密告侯止以夜直之卒出其不意悉擒之天風雷雨以助其威侯入教場施行如法民不知也歸理簿書獄訟如平時人咸服其從容兵鈐竟媒

孽以罪罷邦之人士寃之方建靖亂大碑以紀其實作為歌謠以頌馬寓公歐陽守道為之序至今人德之凡此三郡之設施皆以静制動之効觀其動而用者不失其當知其静觀乎萬物之理豈不精哉侯以静而觀予獨觀夫静而有感焉周子通書以蒙艮二卦終之何也山下出泉静而清所以養其未發之善艮其背者静而止所以全其已發之善一敬湛矣萬想不揺山光凝而夜月白野水空而庭草翠悠然自得表裏俱融此不特

靜觀也而深造乎主靜之地果能如是有何事業之不可為夫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其勉之哉史君名侑實子之族姪云

婺州都稅院記

古先聖王屬意於商賈也厚矣其制法為甚詳其設官為甚密以其貿遷有無為民生之大利也故有司市之職分地以經之辨物以平之禁靡以均之與之行布徵債止訟與之除詐去盜斂賒無所不備又有質人掌成

市之貨侑有司關達貨賄以節傳出之何其慮之深而備之周也孟子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其後有登龍斷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人以為賤故從而征之葢紀征商之所自始非若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内虚耗始税商賈以充其欲此非賤其罔利也而實利其倍息而已凉法㪁事一開其源而終不可窒然亦通都大邑燕車楚輦之交馳江艫海船之輻輳征之末以為虐取之末以為苛猶將飾其詞曰所以抑

末而厚本居是官者晨出坐曹羣賈在列或色動神喜於萬寶橫陳之時或朶頤染指於巨貝旅庭之後一念火熾百行瓦解知自愛者於銓曹不敢輕下顧注之筆以其財利易汙也惟婺之征官則異於是地僻而道左物瑣而利纖官寒吏瘠朝夕盻盻於刀錐之羸歲額雖輕而課賦常負官多虛而吏專責矣故益不可為也按郡乘都稅務舊在西南二百六十五步宣和已亥煨燼之餘徙于今地去州西二里一十步實建炎庚戌也紹

興辛酉又災郡太守龍圖周公綱即新之嘉定初又災
集撰王公棐在郡慨奉命重創营為精廨矣寳慶丁亥
漫塘劉公宰為趙君琚作題名記及征官箴人多稱誦
之景定庚申居民不戒灾又及之咸淳丙寅侍郎陳公
綺始創屋四楹於草莽荆棘之場洞無壁立不得與闔
闔伍過者愈薄之越四年天台侍郎慥堂鄭公之仲子
某不鄙其陋辱蒞斯職既至顧瞻徬徨不忍周視愀然
太息曰此實吾之責也黙計事力處處靡騁何所鳩材

何所儗傭首以從物之費别貯以立其志伐廢址大樟以定其本繩檢浮蠹對越實心以俟其機固有天幸脩翁大資王公之伯子覲以大理簿來為員外司馬君以契家子受教於脩翁之門有年矣理簿慨然曰成君之志非吾其誰於是請于侍郎趙侯孟傳願寛其期會以日額補虧之奇羨捐以起其役且自割俸米食之又以橋梁之餘材佐之遂得以因其四楹前後翼之以軒廳堂門廡吏舍庖湢次第而完且美矣且斂牆縮地虛其

四旁以防延燎斧斤斲續兩年于玆會其貲凡十有五萬無一毫及于商賈皆欣欣然悦而願藏於市也君以某有一日過從之雅乃述其顛末來徵事記曰某之先君子更歷中外幾三十年屋不足以庇風雨田不足以贍妻孥夙夜懼不克紹此清規貿貿逐禄貧甚於家不敢以賤有司弛其責冐興大役僥倖有成何意深刻大書以述其勞念廢興歲月不可以無考且冀後之來者增而大之以益吾陋予竊謂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業顧

吾用心如何耳鄭君耳濡目染氷蘗之操不以貧累其心見義必為所以如是之勇獲乎上得乎友天實相之葢異時為仕者不自重官與吏為市吏與民為仇天降其灾屢剥其廬聖人觀剥之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此萬世為政之大教也嗣是居者警前日焚毀之慘思今日興復之難原先王恤商賈之心利民生日用之需誠能厚其下必能安其宅云

保寧軍節推廳建造記

惟我國家肇造無一事不為萬世長久之基乾德間始
詔官廨增葺㧞造對書新舊官歷其不葺者殿一選至
景德三年定為印紙之目廨宇間數既書其虧損至添
葢則又問配民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鞭辟其苟且
至詳密也誠如是則官舍常新矣自印紙之式改後人
不復見舊制矣官吏之苟日滋官舍之圮日甚咸淳辛
未永嘉曹公以宗卿出守東陽郡政成民裕堂宇樓觀
次第脩整雄壯藻麗鎮壓溪山氣象偉然心孚義感而

慎府亦從而效焉節推趙君某一日訪予於陋巷曰㪚廨幸已落成願有以紀其役予以年衰學槁辭而請不置考諸郡秉節度推官廳在州西二十八步它無碑碣而創始之歲月已荒兩監郡之尊前後臨之城隍妥靈於其旁涖職者惴惴不敢肆往往視為傳舍苟焉支住而已前推官臧君某慁其廳宇之將壓也嘗新之矣廹於替去而不遑它顧趙君來未久堂室之輪奐燦然兩序之榱桷翼如也非有嚴令廹於前而不可不為非有

醲賞誘於後有為而為正以作於上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以吾職之所當得者為吾之職所當為爾區畫之暇藏焉息焉堂之中器用雅潔堂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横陳琴聲清越足以澡瀹其精神足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形其應不倦葢有以澄治其原也賢太守遂大書不倦扁其堂猗與盛哉意甚渥也竊謂不倦與無倦相似而微不同不倦者與之之詞也無倦者勉之之詞也人方困於色荒於酒役

役於貨利營營乎進取此心之德已虧豈能不倦哉昔子路勇於有為者也而夫子慮其不能持久猶以無倦勉之況後世氣昏質懦者乎或始銳而終怠或驟作而隨止曰姑緩曰少待者皆倦也凡勤其所不可勤必倦其所不可倦二勢之所必至非毅然有守確乎有常者不能不愧於斯扁與之者乃所以勉之也或謂昔韓忠獻嘗為推官有稱其理不倦為宰相器豈非賢太守以是期之歟君曰何可擬也忠獻以少年登高科授監丞

常丞通判淄州直集賢院然後徙爲開封府推官擬非其倫則吾豈敢味此二字即張子警惰之意某雖不敏請事斯語不敢忘予曰君之言善矣須知不倦者終日乾乾之路頭也非進德居業不能至此徹上徹下語更無餘法異日交承不必對書印歷請覯斯扁則告新之能事忠矣君黄巖人遠庵之從孫也

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終之以生我百穀余

嘗疑焉方其朔風怒號寒威慄慄草拂之而色槁木攖之而葉凋水落石出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穀者投廩庾混埃塵瘁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玉琯輕葭飛灰陽氣潛動此之謂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彖復於以見天地之心焉蓋萬物必有大剥落然後有大發生人亦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予友汪伯壽嗣詩書蒙故業有屋一區蕭然於茂林脩竹間雜卉芳妍家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

人所歆羨一旦流落飄蕩不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予面有德色曰我遇異人授以醫學已療數十人矣貧者施之藥富者與之方日邁月往證熟理明我將謀數椽之居名之以復齋閉門静坐益探索其所未至子盍為我記焉予曰嘻醫道之難言也久矣此聖智之所盡心而後世庸妄者假為媒利之階由是以技名也士君子往往恥言之殊不知古人有不作宰相必為名醫之語謂其俱有活人之功也至於燮理陰陽審調虚

實使天下享安靜和平之福則相猶醫也如是則醫之道亦大矣而豈易言歟令伯壽奮於久困之中得倉扁不傳之妙融幽釋眇剖機剔竅采擷冥隱排迮老蒼萬尋而一綫逸鶩而高翔而又廣求天下名方精論百餘家編帙華整不容他人手觸洗削纖浮織補微奥反冲斂約守之於内變通達化應之於外竒意芽甲新語茂長欲自成家要使廢者復興仆者復起病有盡而藥無窮固已體天地生物之仁得復道反善之義以此名齋

不亦宜乎予力貧陋巷故交影絶獨伯壽時過我要盟於文字之間意則厚甚余不敢辭然伯壽燕坐於復齋之下仰觀精畫而思其義當存警戒之心茍或縱酒眩色以復其狂言浮意誇以復其誕膠擈凝固以復其癖此易所謂迷復也雖欲自附於庸醫不可得矣予聞有萬卷堂獨善閣者君家之故物也君能開其道正其學嘗其勤範其廉不失先世之初意又能疏廸義理講求淵源以復漸麗澤之餘教藹然於士君子之間是亦復

之義也而況於壑乎

長嘯山遊記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游于北山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倔起於平壤之中顧而異之啟柴扉穿小徑步至其顛勢如卧牛南望積稲山如覆釜當前皆赤松之應山也迤邐而邁步松陰之下徘徊兩山間水聲潺湲竹樹繁翳便與塵世隅絶入寶積觀遂吟招隱之詞曰金風瑟瑟兮斂素

秋黄雲逝兮委空疇歲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奚求彼美人兮襆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朝浮揮囂氛兮遠卻策枝節兮娱憂穿松關兮深以悄潛元宮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亘千古以難悟遺像寂寞兮想二子之精脩喻清岑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啾華池之流叱羣羊兮共化駕雙鶴兮同游朝崑崙兮暮玄圃挹羨門兮訪丹丘横八風兮上下歸兩澗兮綢繆嗟彭殤兮均一夢之不返何虞象兮同一氣而不侔嗟子房之末智兮捨

圯上之老黄石有約兮猶封留念予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種兮盍早為謀何時結茅兮憑井竈之餘休嶙日月兮跨蒼虬飛紫府兮棲瓊樓二三子兮其從予不見住持蔣道士鑿崖架室石磴崎嶇名之曰清涼境界鶴計簡淡松度凝遠真脩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峻峙於西岫丹楹畫粢奕櫨相因重闥旋閣雲縵霞敞幽闥深窈便户潛通器具精潔牕几洒然道士曰馬庵主烹茶焚香意甚勤愉復尋周管轄丁洞元童掌籍

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遊二十年矣一嘆而退登方丈轉至鐘樓之側有室曰隱齋階下一石玲瓏秀膩下鋭上展齋後累石為山峰巒參差花木間發思致殊不惡樓三區在卧房之右一曰邀月正與鐘樓對曲轉兩間牕前脩竹萬竿邃密環繞竹外即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堂題歲月經濯纓少憩于枕流亭上奕棋一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景慕髙風相與嘆咏因得四十字曰二皇不可

見小酌酬清歡晚逕山林黑秋香院宇寬清泉噴白石翠竹護朱欄蒲壁先賢句摩挲子細看再茶于過清入小桃源臨飛流瀑滌滿面康衢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東謁二仙祠酌祠後井水清沘甘冽香味雋永久而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之妙策杖回步而蔣道士邀諸塗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邀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輸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影低牕前列脩竹檻外即清溪泉石偷風雨詩覓一夜迷時

夜過半紙牕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牕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澗瑶光玉繩鑿落陸離於幽眇莔漏之間起坐久之餐靈山之爽秀吸灝氣之清英如已飛化於蓬島之上又得一絶云風露高寒夜向闌月光穿縷萬琅玕寂然不是人間世多謝仙家露一斑黎明假山輿上丹山酌丹井井淺而渾遠不如祠後之泉也陟雲巢禮老君石像捫丹竈故址道士云昔年大雪他處幾半丈獨此數尺之地無之島嶼縈迴連岡跨谷古松合抱林

木茂密鬱乎蒼蒼由是披蒙茸跡山脈自丹井右分為兩支蜿蜒翔舞三川縈絡合鎖于赤松之原所謂卧羊山即二仙祠照山之陽也縻迤而上所謂煉丹山即實積觀之主山也觀後所倚者曰屏風山觀前所拱者曰金華山此則赤松之大畧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宼宼矗矗氣象雄偉名曰郭公尖或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上起伏奔馳至大溪而止是為馬鋪嶺實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西而北疊巘峨阜鬱茀綿邈沿

崖成溪寂寞長邁俯瞰潛嶽一逕迤迤隨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姜村籬落扶疎甍棟鱗萃蟠山帶壑平地曠衍田園雞犬晏如也爰居爰處以安以固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嶺椒然危青峭碧戛霄摩漢遠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晻曖中杖屨穿确磽而上力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横十餘家皆汪其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山曰碁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意山

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禱無遠無近神岫相盻嶄巖鈎鎖豈無意而然耶雜坐盤礴上有蒸雲一穗湧浡於隆阜之表指謂同行曰此雨雲也皆莫之信偶得一絶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却來絶頂望塵寰白雲何處為霖雨尚在山尖蓊鬱間由是踰岡下埕至于鹿田本一寺也今為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潘公之題字皆鐫之石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於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於内行平臯以如席

分園廬之向背膏壤布濩廣袤數里而鹿之不畊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真之險實以馬面之雄碁盤蟬聯白望虎踞長蛇屈曲而下遊羣蛙亂躍而鷲顧楊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据而右雙龍繞其胸尖峰綴其肘名曰第一真不虛也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雷聲轟轟須臾雲氣昏昧狂風振蕩驟雨飄忽晦冥隱滅淵妙屏迹遂賦四十字而出詩曰自陟山橋路青巒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訪斷碑我來風雨

甚妙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濕而至金華觀觀方重建
法堂虹梁雪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醉
甚遂宿於爽軒窻前一峰卓立烟雲出没頃刻百變是
夜薄冷松聲揺壑飛瀑漱風睡思清甚蚤作促炊入雙
龍洞洞前有椒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
入洞中天誠絶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天清流璽
璽玄蔭耽耽東緼分光棄艇航碧外洞可容千夫内洞
深窈無極神鑱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鱗爪韡囷或如

象鼻脚鼎肩獰如獅甲如龜寶葢懸空霞帶拖綉有浴室有架衣溝塍刻鏤原隰昀昀此仙田也握拳撞擊鼕鼕錚錚者此鐘鼓也最竒者曰水滴尤妙者曰雪山瑤琳玫瑰璀璨玢豳銀屋閃閃皓質清潤非世間物也低而深者靈湫洋洋沸騰淼漫有神龍馬不可至矣路轉山腰屐齒印蘚探氷壺洞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續登朝真自鹿田西麓而上一逕如線草莽斜封一峻一險前呼後扶白雲深處碧竇大張石室直連

三大間最後石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横石圓淵谽谺
琵琵有聲益莫知其幾深也有天牕有月巖素光淡薄
破暗鏤冥外有小穴俯首盲進十餘步内復虗曠斜坡
慢道上有雙室對敞支洞之側崖縫如擘狹僅容身上
不見際曲進數尺一泓清淺漏泉點滴四時泠泠不液
不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趺坐其上萬象森陳千
古不老挹天宇之轇轕攬烟塵之吐吞溪瀨阡陌互相
經緯樹色點綴錦出斕没真奇偉絶特之觀也窮幽極

眇杳然莫測靈以奇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忘仙志遐舉竊謂地勢高絶人迹疎逺非有神以司之則虎豹狐狸之所宅也勝域殊景未易久留歸授山靈猛捨而返次經石井潭飛瀑漱雪壯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逺望洞山已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脩竹耳過秦國長主之塋樓墮五鳳孤塚巍然枯棘翦翦荒茅芊芊羊虎殘缺甲士不全四顧蒼莽無片瓦寸甃之存焉嘆朱門之不恃要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清寺

僧有分譙者精廬倚翠曲池涵泚小橋低飛入養空所書浸碧軒軒後一亭雅潔花石濟楚鑿石聚泉標爲玉乳便房曲閣析構華巧謙長髯而慧裝背古帖獸然前輩尺牘頗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於相陪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中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歎嘆而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上尋雙澗之源其一始於廢事寺之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靈闓露回入智者再飯於雙清堂欄外方塘鼋魚藻荇游泳縈紆古木灌叢野草

馨烈壁列侍郎陳公相國葉公尚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賡唱之什知寺邀茶為禮頗敬叩龜巢歷覺報乃魯國文定之塋也方丈久虛一卒住守墳望尖峰四圍寬敞門前松徑里餘豐碑道旁規橅宏壯路由葛村而歸於時丹楓纈林香桂染袖金粟垂穎翠莢揉豆芙蓉靚治籬菊敷茂紫蘭兮抗莖濯蓝於深幽香稻兮舂玉皺珠於踐蹂懸顆苞於棗栗粲青黃於橘柚日暄而不熇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候也爰乃馳勝軌脫凡

慶志同類偶心開景妍不為酒困不為事牽烟霞甄冶神觀澄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粗述梗槩竒妙莫宣足跡之未歴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定徐彦成汪必先長嘯則金華王某字會之也

慕菴記

金華令尹愚翁先生蘇公秋水之操而春風其徳不以僕為邑子而鄙之辱交甚厚一日浩歌歸去來之詞百里士民不能回也鄉之寓公與當路使者俱不得而留

也自公之去金華無令尹者今四年矣戊辰冬辱公之書曰某少孤先君久在殯始克襄大事越二十年地以泉脉沈浸遂改卜于帆遊鄉唐奥茶嶼與先妣合葬幽㝠即安遷徙至再是皆不肖孤執事不敬致此後悔今又三十年雖謹叨末第而禄養不及哀哀之痛抱恨終天自度狷介之性必至忤物召禍以羞其親由是奉身蚤歸得以時拜墓下每誦康節先生之詩曰三尺荒墳百尺山生身慈愛在其間此情至死不能盡日莫徘徊

又且還未嘗不為之心目悽斷近葺數椽為棲止之地榜曰慕庵子盍為我記諸僕雖不敏不敢辭竊謂聖人刪詩而蓼莪之篇特著于小雅蓋其推父母劬勞之恩周密詳盡所以感動人心有惻其隱而不能自已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者正以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令公有味乎康節之吟徘徊不忍去故作精舍以奉烝嘗以報顧復可謂不忘其所由生矣雖然誰云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晉之受業者所以廢蓼莪之講也令公

以慕題其扁固無待乎觀省之助抑亦以示子孫云爾自吾父母之當慕也推而至于曾高極而至于授姓命氏之初同此一慕也下而至于雲仍以及乎千萬世之遠亦豈外此慕哉非曰徒慕其慈愛而已必思所以脩身厲行保一氣之流行而無間斷可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懼虧其體懼辱其親也保一氣流行而無間斷者亦惟存此心之仁而無間斷耳此心之仁即父母生育

之仁也父母生育之仁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所慕者不亦遠乎敢以是語復於公請以是語詔其子孫若夫瓶造之歲月工程則有不必書者矣

陳氏世系記

陳氏之先居閩之侯官本朝古靈先生之裔有諱鎰者自閩徙于台自台而徙居義烏鎰字宜訦仕至秘書生常常生秉彝秉生潮潮生光明昭昭衢州路教光生峴崇峻峴生九齡九萬崇生九疇九鼎峻生九有九思明

生嵩岑嵩高生九澤九陸昭生田岱坦嶽遷禂巖岱四門助教生九成九章九用九齡生銓鈞鈺九萬生鋼鐶九疇生鏞九鼎生鑑鉅九有生鈿鋭九思生鐸鎬鐸湖州通判鎬太學直講九澤生鑾九成生鉉九用生錫鈞生涇渭綱生洙泗鏞生淵鑑生灝濟溥鉅生溶洋鈿生洪鋭生濘鐸生澄瀚澄爲郡馬鎬生溍洵湛淘鑾生涪鉉生瀾潛錫生溫濂淵生模桓溥生杰森溶生楷栻洋生樌檜洪生林義烏教諭澄生世績世忠世績郡馬瀚生

梸潛生橋洵生闕湛生相淘生樞機楄涪生棋瀾生槃格植溫生枏溓生楧栻栻受業北山何先生之門由秘書以來何嗣胄之綿綿也豈非積善而致然歟

乾隆御覽之寶

魯齋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卷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鍾

魯齋集卷六

宋　王柏　撰

說

洪範九疇說

或問九疇之所以則洛書者其目可得而易乎曰不可也可易則非聖人之書也失陽變陰合而先生五行故五當一數而不可易人稟五行而見於五事故五事次二而不可易八政者為治之大綱也故八政次三而不

可易五紀者天時之大節也有八政而后天時可推此五紀不可先於八政皇極者四方八面之所取則故居中而不可偏三德者五事之直對也三德藴於内五事著於外品節剛柔所以定五事五事之合中也稽疑者八政之横對也有政有疑不能自决必卜之而后吉凶見庶徵者五紀之直對也庶徵之休咎五紀之所以逆順也福極者五行之直對也人稟五行之氣有善惡焉有厚薄焉此福極之所由分也三德者又庶徵之横對也休

咎之形剛柔過不及之偏也五紀者又五事之橫對也五事中節而后天地位四時行焉三縮三衡九疇之數昭昭然一定而不可易如此以十數推之而可以如是乎

皇極說

五居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

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二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生水本乎陽位于北陰也地生火本乎陰位于南陽也木為水之稺陽而實生火金為火之稺陰而實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資焉五事雖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葢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賔司徒之職也師

則司冦之事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歴數星辰雖可析為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為一紀此五紀之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二而體則七庶徵雖五體則八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曰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九六老數則互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疇以奇數為主故十不見以對待而全洛書終不出河圖

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偶退而居四隅一二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此四者皆自皇極中生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焉故四成數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剛柔卜筮之有從逆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君治天下之道固已備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陳直與危微精一之傳相為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縝密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

大法與故朱子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皇極之奥義朱子言之詳矣其餘所未言者敢與同志共講之

獲麟說

事有出於人之所共喜莫之致而至者謂之祥亦有出於人之所不識卒然而遇者謂之異是以麒麟鳳凰自昔亦以為祥且異也何哉葢其為物也世不常有誦其名詠其德誇其瑞而不識其形見于詩書傳記寥寂希闊於三千六百年之間謂之異亦宜哉然其性之靈也

未嘗輕出必有至治文明之世覽德輝而後來又安得不謂之祥乎惟聖人之門其理素明其論素講而不以為疑也故有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人亦類也但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而已予嘗深味其言而竊嘆夫天地清明純一之氣不常會而不易遇也方其幸而交會則鍾於人也為聖為賢鍾之於走獸也為麒為麟鍾之於飛鳥也為鳳為凰至於景星甘露之見於天醴泉寶玉之見於地嘉禾紫芝之見於

草木龍馬之圖神龜之書其名狀雖或不同理則一而已矣然則麒麟鳳凰非為聖人而生也特與聖人同值夫清明純一之會同生乎聖人之世也故聖人之時必有麒麟必有鳳凰隱顯之間特因人之見不見耳愚嘗謂鳳凰者有感於陽之靈者也麒麟者有感於陰之靈者也陽者天之道君之象也陰者地之道臣之象也當其天地交泰君臣同德麒麟鳳凰所以畢至有聖君而或無聖臣此鳳凰之所以獨至也有聖臣而或無聖君

此麒麟之所以獨至也夫子嘆鳳鳥之不至感聖王之不作天下不得被中和之化夫子感西狩之獲麟固嘆夫麟出非其時與我相似然既出而見傷又豈不知其非已之嘉瑞也乎夫子之感麟感麟之出也亦感麟之見傷也逍遥曳杖之歌不待夢兩楹之奠而後決其非久於斯世也矣夫子憂患後世之心未嘗少衰於是始脩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立百王之大法為後世之軌度豈得已哉說公羊者乃謂文成而致麟胡文定公祖之

以為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者同一理為先天而天弗違志壹而動氣之驗言亦淵奥矣然文成而麟至固足以大春秋之作麟至而見傷又何春秋之不祥也乎以夫子憂患天下後世之心垂為萬世之法程夫豈小事文成而反致不祥之應豈理也哉但先儒之論既曰麟自聖人而出乃又曰麟出非其時虚其應此為悖理善乎子程子之言見于劉質夫入闗録者足以破千古之惑文定祖述程子而於此獨異焉新奇之病賢者亦有

所不免可不慎哉

蜀先主託孤說

每讀劉先主訪孔明之言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詞義正大凛乎有三代之風此孔明所以幡然而起為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也當其梁益粗定鼎立勢成至于即位漢中經營克復幾五十年春秋于是亦老矣使玄德誠有興復漢室之心必能擇宗室之賢以托國俾之繼志述事以成吾平

生之志願豈不始終光明哉惜乎計不出此臨終數語君子以為漢祖唐宗皆有媿色是固然矣識者精考密察以為玄德平生心事于是俱敗言若甚公而心甚私庸闇之禪不足以了乃翁家事豈不甚明玄德既不能擇賢宗以授國則當公天下以為心盡於精爽未隳之時播告天下以行堯舜之事以孔明而代玄德授受自可無愧豈不卓超千古今乃不勝老牛舐犢之愛謾為不得已之詞豈情也哉是知平時魚水之歡皆虛文也

明帝告馬后說

明帝之告馬后可謂理到之言若可以感動其良心者然使忌嫉者聞之未必不愈增其怨怒尚何望其果能聽從也耶史曰后於是盡心拊育又有若果因此言而後生綏愛之心者皆史臣之病詞非知馬后者也后常以儲嗣未廣憂形于色薦進左右每加隆遇則其無妬忌之行有均一之德固已久矣所以聞明帝之言欣然領會葢其素心也而況兩漢之君未有如明帝頗修宮

教登建后嬪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謁之授所以正嫡庶之分全母子之恩者固出於平日之誠意非一時之言可以僥倖而轉移也是知齊家之道先在擇賢配此關雎所以為詩之首也

矯齋說

夫人之氣質不齊自陰陽五行紛綸雜糅有清濁焉有美惡焉有厚薄焉而清明純一之會千百載不一遇也雖聖人亦不能一人之所秉而能和人之所偏是故舜

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扶其不足而抑其有餘也教化不作於上而吾夫子講道洙泗私淑諸徒羣弟子雖愚魯喭辟之不齊吾夫子不過進其退而退其兼人者而已世衰教弛人自為學苟欲矯揉其所偏其將何以為凖的哉亦曰求之於學問之中乎誠能求之於學問必知無過不及之謂中默計吾之氣質於何為過於何為不及不及者企而及之過者抑而反之必至於中而后已矯揉云者即

變化細密之工變化云者亦矯揉成就之驗矯之為言
治其偏而歸于正之謂也茍能矯枉而過於正則反為
矯之累矣或失之激或失之亢則皆非所以當學也然
中非易至也亦難識也學問之功非一日所能成就也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必要其成非百倍其功不可也
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止雖柔必强朱子曰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効吁是非矯揉變化之準
的歟

三姪字義說

寶祐癸丑之季冬十有一日乙卯奉伯氏命挈諸姪來歸敎養越五日進而告之曰天之生是人也莫不付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不以聖賢而加多亦不以愚不肖而故少也然托於人者爲氣禀所拘故有晦有明爲物欲所蔽故或絶或續人之可以全其付託之初而不爲氣質物欲所勝者其學問之功歟是以大學敎人明明德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指其得之之由也曰瑟

兮僩兮赫兮喧兮者言學問之成德容之盛而嘆美之也其餘義理詳密予將次第為汝等言之思昔汝諸父之孤大畧亦汝等之年其間聚散盛衰禍患事變不堪回首令何忍言之哉自是以來予日夜望汝等有所成立以承門戶之付託長姪當以學問率之葢有所執持則自有毅然不可犯之威故朱子亦以毅釋僩字長姪先已名僩今字之以子毅次名曰付字之以子全幼曰偲字之以子可三子思其命名之義而勉之敬之以副

予望云

王璺字說

壬申之秋八月壬辰太常寺簿王君爰稽古典肅賓友僎介冠其子璺于庭而命某字之竊嘗聞璺之為字即節也周之官有掌節者以五節授使者輔王命執以行為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山國用虎節即漢之銅虎符也君之世祖僎東陽有玉節久矣君行將授虎節也璺之冠適開其端可無言以勉之夫信者理也節者器也有

此器必有此理保此信所以全此節必敬以體之順以達之而後可程子謂敬爲體信達順之道敢以體信侑爾名子其懋敬之哉

姪孫進父字說

天秩之禮有五曰吉凶軍賓嘉禮之首曰冠是之謂重禮夫禮之所以重者將責以成人之行爲人子責之以盡其孝爲人弟責之以盡其悌爲人臣責之以盡其忠爲人下責之以盡其順豈徒曰元其冠而已哉今月吉

辰良族孫以禮冠其子名之曰垚其師字之以進父迺請問進之義於予予耄矣烏足以推明之抑嘗聞垚者土之高也土之高固非一日之積矣夫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為學蓋如是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土必進而積之以為高山必行而升之以為至此進之義也若登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進之方也予之所知者如是而已子其勉之

時哲夫字說

甥孫時塏將冠其宗長爲之請字予嘗聞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者釋者曰爽明也塏燥也後之人又從而釋塏之誼曰高爽也惟高則燥且明矣故近世名卿亦以爽塏夫人之得於天者虛靈知覺妙衆理而應萬事未嘗不明也拘於氣質誘於物欲則吾之本明者始昏矣揚子雲曰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於情性聰明不開可謂誣矣聖人之教亦因人

之固有俾復其本明而已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乃入大學教之以明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教之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吁學之體用備矣此學古之大本也今塏既冠固將責以成人非百倍其力於三綱八目之中則何以明善而復其初哉況敢望其治國平天下書曰典邦由哲哲智也此吾之固有也請字以哲夫子其勉之

葉涵字說

咸淳庚午二月吉日通齋葉先生命其友人王某冠其子涵既筵矣宿矣期矣而某以微恙不果就列敢推涵之義以字之曰涵者清明之藴也夫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虛靈知覺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此所謂清明之藴所以能涵者得此氣之靈也其所涵者即此性之善也仁義禮智乃為之綱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必使之寂然凝然湛然粲然於方寸之中感而

逐應則不失其所涵之善不然則聲色或得以誘之利欲或得以撓之貧賤富貴或得以移之百念動揺則吾之所涵者昏矣今子既冠成人之責自此始必開之以學問之道澄之以静定之功俾所藴者常清明而不昧醻酢萬變泛應曲當始可以爲成人周子曰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汩則亂朱子曰山静泉清所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請字之以無垢過庭次幸以此說求正焉

吳弱翁字說

括蒼友人吳弱翁冠來會北山何先生之塋訪予於陋巷求其字之說予讀曲禮二十曰弱陸農師絶句朱子然之冠自為一句弱言其時冠言其事文雖相連而義不相足也今弱既壯而又有室矣朋友猶以弱翁稱之以是自怠非相勉之意也夫冠者將責以成人之道故其目有二十曰筮日云云始加曰順爾成德三加曰以成厥德未嘗不以成祝之請字之曰成

箴

本齋箴　　　　府博修史榮滿造朝

天道發育本於一誠其心生生其德孔仁人得此仁具此全美本然之性曰善而已聖人之本斯誠獨全真實無妄其動也天人秉五常萬善渾渾其惟誠者五常之本吾郡博士齋以本名鶴山筆舌久焉服膺如木之根培養封埴蔚乎蒼蒼干雲蔽日國本在家家本在身一身之本方寸虛明明德新民先覺後覺推以教人勉之

實學深衣講席音吐琅琅乃製闢鑰乃闢津梁齋必有規兩碑對立題必有義浮華者黜鼓之弗躍揮之弗前士心已蠱四顧茫然利欲雖深天理不泯豈無覺者曾未旋軫作之不已久久必成三載一瞬簡書有程得師百年泮水能幾爭長虛文誰云義理立國之本恃此人才學不務實吁其殆哉世道日消永矢一默有感斯言難免世嫉我居陋巷閉門讀書高軒數過不鄙其愚冷舍竹林載言載笑雖未深購肝膽相照秋風既老行色

駸駸別袂一判翔泳勢分我思古人行必有贈贈君以言情文弗稱知君之宇知學之源何以體之亦惟誠焉君之言行何有不實誠貫始終不誠無物須臾有間私欲乘之其為用者大本已虧薄物細故願君毋忽相期實深共保無斁

古鏡箴

子意何厚惠我古鏡有鼎斯模有容斯正思人之生心德本明如彼鏡然萬理具呈物欲交侵甘受塵穢弗磨

弗治自暴自棄疇于古書為磨鏡方用力之久炯然其
光聖賢雖遠如目斯覿以心照心無間今古惟子勉之
致知是先人欲消矣天理湛然惟子勉之力行勿止天
理湛然人欲消矣

外孫字箴

文王之易惟震在東一陽既動勢可亨通為德之仁為
男之長奮于二陰有雷之象洊雷既厲孰不震驚守之
以正法度是循夫子傳彖乃曰有則恐懼脩省保其安

吉惟汝外孫汝父汝名蚤失所怙煢然一身伶俜重闈何以色養文獻三世莫不汝望百藎汝伺百邪汝窺一失其則嗚乎殆而汝毋妄動動必由禮汝毋妄言言必知恥手足耳目皆有常規毫釐之繆百行之虧震無咎者實存乎悔震所以亨惟則罔悖在昔汝冠欒欒棘心三加之祝既不得聞仲春令日吉服在御字汝保則敬戒毋斁

考德問業箴 并序

昔聖人自謂五十有五而志於學且約其進德之序為
學者立自考之法後世所學無所志所志非所學故終
身猶未至於聖人之立也予生三十六年始知為學之
方今又三十年矣可以考德問業矣其所至僅如斯而
已矣惕然内思而為之箴曰
吏攷爾生不志于學三十六年如夢斯覺當其覺時有
惰有勤或甘爾誘或膠爾程有赫聖經猶昧厥旨有卓
至善莫得所止振爾墜緒以會其歸竭爾餘力以研其

幾孰云日莫而以道遠求仁得仁在乎自勉

敬修齋箴 為天台周平之作

天命爾性其綱有五義禮智信仁為之主氣質內錮物欲外攻其所存者鄙哉空空修己之學心必先正其正惟何曰毋不敬衣冠必肅無惰爾容視聽必謹無汩爾衷一語不妄誠斯可入一動不審行斯有失曰存曰養造次無違曰省曰察無間其幾在昔仲由嘗問君子孔聖告之巳精厥旨脩巳以敬確乎一辭如斯巳乎反致

其疑再疑再告曰安百姓究其大用堯舜猶病惟聖有教本末具陳惟敬之功其心孔仁仁有專言統乎四德以是而脩實為學則有揭斯扁相爾齋居我箴匪耄丕哉聖謨

中處箴為汪元思作

維天巍巍維地回回人於其中參為三才雖曰三才同一太極渾合無間是謂理一乾父坤母維人子如各循其性是謂分殊生生不息均此一理動靜屈伸猶魚在

水頭圓足方外體其形滿腔惻隱内得其仁君子存存俯仰無媿惟踐爾形斯奠厥位須臾不謹私欲乘之其與禽獸相去幾希卓爾元思聿來胥宇揭以觀省有曰中處我其箴之俾格此名上帝臨汝毋貳爾心

宜齋箴　為胡子升作

天道發育有萬斯類得氣正通惟人為貴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乾坤父母四海兄弟兄弟一門父母乾坤分殊為義理一為仁良知良能莫不敬兄兄兄弟弟是乃愛

親同此遺體如足如手違曰悖德孝亦何有夙夜匪懈
是保是守惟子升父翼翼怡怡宜兄宜弟伯仲塤篪以
宜名齋以善相規以養壽母以貽孫枝尚期力學窮理
致知知宜之義得義之宜齊于一家推而一國必有事
焉神明厥德

汲齋箴并序

昔嘗爲葉聖予賦汲齋詩有云當知汲井如克巳汲去
汙濁清自回之句今又索箴再辭弗獲愧學誠之不進

無以異於前日之見也復理舊語為之言曰

天賦人受有物有則湛然良心萬化攸出欲動情勝既堙既塞趨彼末流浸以没溺洄激其湍洄窮其力以濁天下以穢邦國曷澄其源曷達其室惟學有要於已先克制外養中非禮者勿本體清明有未嘗息我觀易象如井濟物寒洌淵澄本源之德有泥其汚人將焉食渫治既清然後可汲惟聖予甫觀象體易昭揭斯名用警朝夕澡滌天君勿受形役豈汲於用為我心惻勿模而

收勿斷而繘左右逢原要在自得成汲之功博施無極

贊

河圖贊

河之圖兮開天地𧢲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乎神畫心妙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隅

洛書贊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彝倫夏商之季兮汩堙箕子載陳兮皇極為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漢高祖像贊

世道大變異哉漢祖不階尺寸而有天下三章之約偶中時機董公仁義安識精微

唐太宗像贊

世道再變太宗有國終始胡風歷年三百萬乘不足一將之雄仁義果效何止歲豐

徐伯光道廩贊

道滿天地萬物浩浩道非可廩廩則有道中虛而實日

用之寶嘉穀稊稗辨之貴早

甲寅畫像贊

石笋巖巖曷培而崇瀰湖洋洋曷浚而通茫茫遺緒耿耿爾衷孰融爾氣孰肅爾容稜稜霜月習習春風匪範爾德用警爾慵

乾道御書贊

皇矣孝宗聖德天縱翼翼小心親承大統監觀王國宗廟黍離讐耻未復版圖未歸寤寐英材弘濟大業昧爽

丕顯孜孜聽納爰究爰度是經是營鳶飛魚躍遐不作人有赫其明或黜或陟破削拘孿萬里咫尺于弼于輔于藩于宣百辟是憲人物藹然中興之際於斯為盛維我先臣恭承眷命昔在乾道試邑長沙政聲上徹名節亟加入覲于庭天顏開豫股肱之郡汝其綏撫于嚴于信宣化兩朞帝曰來汝郎省經帷晝既訪問夜出奎畫貂璫駿奔衣冠駭嗟帝意若曰汝言有章既及治具然猶未詳盍罄汝忠裨我政體毋替朕命媢于天子雲漢

昭回臣拜稽首對揚天休昌言敢後帝心亹亹帝謨洋洋求治之切度越百王威靈在天遺烈在下日月于邁邈然今古君臣之契自昔所難有進有退惟義之安驪珠陸離三十有九既勒堅珉永鎮塋阜神光發筍匪金厥籯惟忠惟孝百世其承匪忠曷勸匪孝奚則匪臣之榮惟皇之極

截斷提起贊

上饒克齋陳先生以截斷提起四字接引後進亦喫

繄教人之要法也金華王棐因為之賛曰

美質難值人欲易昏意必固我四者相因纒繞馳騖絪常日淪孰能勇決盡絶其根毋滋而蔓毋容而存惟精惟一萬境通明

右截斷

心本虛靈天理昭晰一敬不存明命斯遏日就汙下淪陷没滅孰能幡然奮發振挈毋間而斷毋作而輟必常惺惺萬事中節

右提起

乾道九賛

强圉敦牂乃正元日覯族孫珙乾道之章志淳而理該差殭人意猶懼其體之未切也為之推行先儒之說或可為進學之助知道者不足觀也

於穆乾道其德曰元萬物之始萬化之端氣行在東於時為春天命人受於性為仁君子體之衆善之歸

於穆乾道其德曰亨萬物之通達元之生嘉百會南陽

極而陰恭敬退讓禮云禮云君子體之抑抑威儀

於穆乾道其德曰利利匪已私生物之遂斂華就實禾

黍嶷嶷義以制心大分斯得君子體之萬事之宜

於穆乾道其德曰貞物理備具物生之成天紀回復為

時之冬為性之智藏始於終君子體之正固弗移

於穆乾道德曰剛健一息不停萬古旋轉維健維行剛

斯可見雲行雨施乃化乃變君子體之有強無勸

於穆乾道德曰中正寒暑代謝無有偏勝當消而消當

晠而晠正或未中惟中無病君子體之卓然有定

於穆乾道德曰純粹體用渾然具美全懿邪惡莫干陰

柔莫媢時曰至誠真實不偽君子體之精一無二

於穆乾道是曰三陽為夫為父為君之常是曰父天是

曰子綱下濟而泰光明四方君子體之吾道斯昌

於穆乾道君子體之終日乾乾烏可已而勇猛精進窮

理致和獵險摧剛萬里載馳須臾不力明命斯隳

古賢像賛并序

先祖侍講平時無玩好守鄱陽日於洪丞相家摹傳古賢像六十餘軸皆紙本也其原出於秘府有手澤題其上不幸收藏太密蟻蠧幾盡得全者無幾而又散留它位某嘗傳寫二十餘本初未之奇也舊本既失益可寶愛近囑潘伯逺篆題其姓名暇時因各贊數語懸之素壁典刑凛然六一居士嘗謂七賢圖歐陽氏之舊物也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某質凡學陋固不足以發揮往哲抑以寓高山仰止之詠尚

庶幾來者識先世之清風云

郭汾陽子儀

巍巍令公再造唐室膽量包海赤忠貫日大姦莫間大兵莫危名將接武皆帳下兒

陸宣公贄

年少得君正濟大難朝奏夕疏仁義炳煥山東聽詔感泣諸叛前魏後陸時不貞觀

韓昌黎愈

唐文三變至公而止日光玉潔八代披靡諌佛骨疏上
時相書千載是非其嚴矣乎

柳河東 宗元

文盛貞元鏗鏘皇雅絶壑峻崖古匜玉斝從游一悮再
斥不歸羅池之上秋鶴與飛

趙韓王 普

五閏將曉大明赫然抑抑人傑佐命之元功銘玉鉉名
注金縢風雪夜計一新乾坤

曹周王 彬

帝王之將翼義羽仁汎埽氛祲湛布陽春雷歸電熄天宇清明不矜不伐流慶般般

李文靖 沆

風範端凝魯論翼治識遠慮深鎮浮遏銳時雖昇平日陳灾異殁久言存君猶追記

王文公 旦

鬱鬱三槐陰覆萬宇直榦承天屹然八柱棲鸞停鵠蓄

雲洩雨穆如清風作宋申甫

寇忠愍準

有倬萊國㤥㤥廟謨濟川之志到海之符青衫瘴雨竹柏靈敷澶淵一擲千載偉夫

張忠定詠

雲出華山雷厲西土以奇制變以神鎮撫猶恨承平閒殺尚書勁節獨步氷霜凛如

王沂公曾

溫溫沂公大志厚德桃李成蹊春風無迹計折姦回理化后戚宗廟之器揚休山立

呂文靖夷簡

賔日天聖政闕簾帷起賢弭黨慮遠防微月殿濟權玉棺破惑舒卷屈伸深哉仁術

范文正仲淹

雪壓孤根齎虀力學危言正色蹇蹇諤諤靈府兵精譠表膽落先天下憂後天下樂

韓魏公 琦

堂堂魏公受天間氣赫奕孤忠鎮定大器手扶日月身佩安危大沛霖雨寂然神機

富鄭公 弼

慶歷人望元豐老成片言折虜訪落戢兵恩浸南北壽配岡陵鶴降星殞始終之靈

文潞公 彦博

元祐黄耇翼日導乾出將入相餘五十年虎老風壯松

壽節堅龎眉瑞世邀福不騫

曹武穆瑋

侍中内舉器識迥殊預勉樞輔逆料胡雛風熄狼烟霜凝金鉞襲慶將壇矯矯聲烈

狄武襄青

太平名將偉哉氣節郤梁公像留鬢邊涅西折元昊南摧智高童謠方息角犬成妖

歐陽文忠修

學授孟母一代文宗追琢大雅刻滌澆蹤諫疏直筆雪壑霜空全節蚤退潁水清風

蘇文忠軾

奎宿精神烏臺縲絏神龍追電天馬汗血世外文章筆頭風月航海而南平生奇絶

林和靖逋

野人雲卧孤山蒼蒼梅俏逸興香滿詩囊湖邊竹户猿鶴徜徉寒泉秋菊千載耿光

醉吟先生 白居易

江州司馬元和諍臣鶴林聲價鑾殿規箴蠻素去矣詩酒陶情西湖浩渺雲水流聲

宗忠簡 澤

雙龍遐驤風埃帝邑秉鉞齋壇揮涕戮力天聲外揚臣姦內抑忠憤莫紓孔明祖逖

岳王 飛

赫赫武穆天開駿功聲震河洛威慴華戎梟檜忌武烏

臺勗忠齊名諸將愧死英風

張魏公浚

中原雲擾閫外專征東潰淮楚西敗富平勢裂南北天摧大勲千載公議一點忠誠

魯齋集卷六